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九

皇大英皇帝陛下

九

檢論卷四

案唐

隋唐以科目更世胄故魚鹽之士管庫之吏興匹夫有善無勿舉也雖衰世猶有俊傑此其賢于前世及乎風俗淫佚恥尚失所學者徇爲夸肆而忘禮讓言談高于賈鼂比其制行不逮樓護陳遵章炳麟曰盡唐一代學士皆承王勃之化也昔王應麟稱世說清浮中說閎實天下治亂系之此古所謂皮相者凡論學術當辨其誠僞而已世說雖玄虛猶近形名其言閒雜調戲要之中誠之所發舒中說時有善言其長夸詐則甚矣案其言長安見李德林援琴鼓蕩及杜淹所爲世家稱通問禮關朗其年齒皆不逮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皆辨之而房玄齡杜淹陳叔達年皆長通不得爲其弟子近世舊式辨之舊唐書稱通仕至蜀郡司戶書佐疑其言獻策者亦妄也諸此詐欺之文世或以爲福郊福時增之案通弟績既以通比仲尼如汾亭操比龜山白牛谿比尼北泗溪之類子姓襲其唐虛宜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顛到而勃去通稍遠矣生既不識李房杜陳之疇比長故老漸凋得以妄述

其事唐書稱通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續古尚書有錄無書者十篇勅補完缺遺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驗之中說與文中子世家皆勅所譌誣也夫其淫爲文辭過自高賢而又沒于執利妄援隋唐羣貴以自光寵浮澤盛故慮憲衰矜矜行故廉讓廢其敗俗與科目相依而加勁軼焉終唐之世文士如韓愈呂溫柳宗元鐸禹錫李翱皇甫湜之倫皆勅之徒也其辭章綺耦不與焉猶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唐世振而復之不悟魏晉老莊形名之學覃思自得亦多矣然其沐浴禮化進退不越政事墮于上而民德厚于下

魏晉兩代惟西晉三十四十年中風俗大弊

然猶不及吳蜀故虛東晉則風俗已復矣

固不以玄言廢也加其說經守師不敢專恣下逮梁陳義

疏煩猥而皆篤守舊常無叛法故何者知名理可以意得世法人事不可以苟

誣也唐初五經正義本諸六代言雖煩碎寧拙不巧足以觀典型其後說經務

爲穿鑿啖助趙匡于春秋施士句于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蒞于禮蔡廣成于

易强蒙于論語皆自名其學苟異先儒而于諸子名理甚疏韓李之徒徒能窺

見文章華采未有深達理要得與微言者若夫大玄法言可謂追琢章相不見

內心者矣而爭相摹述冀得爲其後嗣及揚子之譏禹步笑靈場者猶弗能庶幾也侈然便欲以孟軻荀卿自擬此所謂翰音登天喪其中孚者非邪文辭不艾上者欲刪詩書定禮樂自擬周孔下亦仿佛稷契卒其政論高下未及仲長統鍾劭萬分之一而況于孟荀乎大舉唐世比于魏晉江左猶七國與十二諸侯也七國名士競進政不以世自愈于十二諸侯也若其風俗醇厚人民知方則十二諸侯距之遠甚唐世純德卓行時有一二若陽城元德秀者突起其間亦猶七國之世有樂毅陳仲殊特儻見者耳然于當世風俗醇嬪不加損益比于半冰不足以寒一冶之炭焉揚摧其人色厲而志在內冒沒而外言仁義夫非勃中說之流歟且夫中說所稱記注興而史道誣其言鑿燧也而勃更僭其言矯稱誣辭增其先德唐世學士慕之以爲後世可紹公取寵賂盛爲碑銘窮極虛譽以誣來史此又勃之化也魏晉雖衰中間如裴松之禁斷立碑法制所延江表莫敢私違其式此何可得于唐世邪其文辭莊美壹務規詩書擬揚班疑與勃異化者勃之言文取陸機而已唐世淵源所漸蓋自蘇綽大誥言若篤

古要與方士祭酒稱三皇道黃帝者同情

北朝學術多與五斗米道相依崔浩已啓其端自言專心思書忘寢與食

至乃夢與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其妄如此文章爲心術所形摹古正以作僞耳

夫不務質誠而徒彰其氣澤雖

堯典商頌猶爲浮華也勃之言雖中取陸機已又離于陸機逾遠要其意自矜大轉益恢郭不效法蘇綽不止然其卓犖自得又不違于質信者唐世亦非無一二也史如鍾知幾政典如杜佑謀議如陸贄齊此則止矣

章炳麟曰若夫行己有恥博學于文則可以無大過隋唐之間其惟顏氏家訓也後嗣游秦師古元孫至于真卿世續其緒則王勃中說弗能閒所著不過訓釋字書之流而真卿卓犖爲束身當官者宗故知學貴其樸不貴其華也然夫文質相變有時而更當清之世學苦其質不苦其文矣末流矯以馳說操行至汙乃更以後聖渙號此復返循王勃中說之涂故仲長子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復又彌戾以王禮導姦人是故處約當視家訓論世當視史通在官當視中書奏議通程

魏晉閒知玄理者甚眾及唐務好文辭而微言幾絕矣宋自慶歷始有儒言孫

復石介之徒務爲陷刻而或近怪猶撫唐之餘華其後始審諦有內心訖于南
國學者分散爲數家伴奩滂沛更相克伐而亦交有取資窺其作始周邵近陰
陽緯候唯張氏尚亦淫于神教善作述者其惟二程邪降度閩婺永嘉四明之
說指要不同始皆本于程氏明其包絡者廣不以一家爲彛嗣也其書分條甚
衆集札比冊未有友紀應物雖荅莫能定一是非者以爲雜釋老譽者以爲駕
孟荀章炳麟曰言道之情非鄒魯所能盡也顧未能方物釋老耳雖雜釋老何
害二程于釋老之學實未深知但閒有闡合耳如其議莊生齊物論以爲物本
自齊安用齊之不悟莊生正以不齊爲齊未嘗欲強齊之也又議老子所說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以爲天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未嘗以百姓爲芻
狗也不悟制器造物皆勞苦其父兄而爲後嗣營謀安樂逮乎後嗣又當毀其
已成更有所造此非以百姓爲芻狗乎時會日移智力日競聖人固有所不能
已也其議佛法以爲由于畏死自私不悟懷生畏死生民同之自非無生孰能
無死非自出生死外必不能拚入于生死中又何自私之有至謂聖人循理異
端造作又不察人之有生亦由造作以順生死爲自然即非自然矣以逝者如
斯不舍晝夜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謂佛言前後際斷爲未知此不知不舍
晝夜者正所謂非斷非常恆轉如暴流耳無明生滅其剏如是斷無明則安有
逝者又安有晝夜乎大抵程氏之學多本自然于必以爲駕孟荀者其說亦一
老莊爲近而非能盡之也比于佛氏則閒隔多矣

出一人也程氏所述天理謂物則自然其言人欲則任私之異名其實躋其名

非後生稍更攀緣釋氏以游方內則枉矣不逮荀卿甚遠荀卿曰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中理欲雖多奚傷于治心之所可失理欲雖寡奚止于亂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

雖不可去求可節也

正名篇

晚世戴震宣究其義明理欲不相外

戴氏之書名爲疏證孟子其論

理欲實本荀卿

所以縣羣眾理民物者程氏之徒莫能逮也返循伯子定性之書其從

政必不以去欲爲故精之至于治心蓄德雖孟荀亦言寡欲矣荀卿固曰心平

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疏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

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橐萁尚几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

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正名篇

孟子亦云養心莫善寡欲

飽德者不願膏粱聞譽施身者不願文繡何者束身之與宰世其道固未可均

也雖偏有所主何害

程叔子又有接婦失節事大餓死事小之說爲近人所譏其言誠過然婦人不踐二廷舊有是說亦因緣禮俗而爲

言耳而其書又言男子不當再娶禮惟宗子七十無主婦其他則否且婚禮成言時本未言婦死得再娶也其意蓋謂夫婦皆當堅守契約又未嘗偏抑婦也或乃裁量人物責備賢者令皤白者易受汙名而茲回反更快意是乃宋世

諸儒所公病而戴君所爲抗擊嘑天者雖二程固未脫是及觀伯子之言定性

可謂旨遠而用近矣夫云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

無情案此所謂無情者謂不任私情非謂滅絕情欲此土聖哲未有言無情者釋家地上諸聖尚稱菩提薩埵摩訶薩埵譯云覺有情大有情也純去情

欲則無利濟之念說見道本篇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患在自私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上錄與張子厚論定性書語其言蓋任自然遠于釋氏而偏邇老聃其

所謂動靜皆定者則即釋氏一行三昧之說然老莊亦有之何者志不欲爲長往絕俗將師保萬民而以道

莅天下故不得果于除外順斯術也固將無爲而治其尚杜塞情欲備訶責于

賢者邪持論雖高其情更邇及其審示徑隧獨以忘怒觀理爲端彌復豈易綴

學之士深宮之主可爲也故老子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損之義高下兼之易損之損象君子以懲忿

室欲伯子所言正是懲忿耳

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伯

子所論其展伸此也號曰定性而更宛臧南面之術綜觀二程之所經緯時或

殺雜亦往往以己意專斷然大端當以定性書爲主明其爲主其佗得失可縣

衡而定也且夫宋世高材心有自得而言議或函胡不可繩以名家兼其采撫

六籍以成己義徒循舊貫其意固不悉與六籍同指

改頭換面之說周茂叔所受于壽涯者二程固不能

外也其舉戴記大學中庸二篇者大學宋世嘗以賜進士中庸則沙門契嵩已尚之而范希文以授子厚蓋爲習俗所尚久矣人之所教我亦教之豈必真相

契合學者不能曠觀其意稽以經典不害經則違采者本情格以名實彼言本

宥而更別之則其道破碎此南都明清異論之所以紛夫辨析名相字有封界

慮非二程之所能也重以性命仁義之訓自古已熒然殺亂矣不能疏觀人物

品性明徵迹狀而徒診察儒書求之故訓同異之間其範圍終不遠軼

如王伯安復舊

本大學于經是也誠欲究明真理是書竟何用邪伯元爲性命古訓于經亦是也詩書春秋傳記言性多端矣而尚不能盡宣其說是熒然者其要領果安

在邪故以是尊經則善矣

序人支離而支離隨之惡人玄虛而己之玄虛如故

也

守者改者皆本戴記縱令戴記可通其于他書仍不可通則不得不皮傅強說是亦支離也人物之性其徵具在不能徵舉實狀而徒比附經記故言雖

本聖訓何解于玄虛乎

嗟乎赫赫皇漢博士黯之魏晉啟明而唐斬其緒宋始中興未壯

以天來者雖賢眾寡有數矣不知新聖哲人持名實以詔士大夫者將何道也又不知齊州之學終一息不復熾邪

問者曰宋世儒者之說經其皆以己意變亂邪章炳麟曰始自邢昺杜鎬孫奭

之流所習不出五經正義上不足理羣經下猶不入穎達公彥之室學愈媿陋

以滋後生口實變固其分也如鍾敞之徒然否參半不失博通裁量之士其後

誣罔漸多九流之儒與儒林諸生本異官誠不必訓說六藝

儒家之學雖多本六經然主大義而

已前世惟有荀卿傳經而無傳記故訓之書孟子魯連且不同傳經矣漢初陸賈鄭生未有揚雄氣後徐幹荀悅大旨相似

且其意多同異合

之或與本經違害二程之更大學則是矣然于佗經猶守古文大義未若後進

之好誣也觀其推論詩書上尊仲尼卜商之序說易乃崇信十翼徵之人事大

義皆舉不以圖書變怪之言紛拏同時不取永叔堯夫而下與元晦絕遠

程叔子經

說蓋本安定安定篤誠故叔子亦無專己可怪之論近世和合漢宋之學者輒云元晦明于名物不失漢儒大法而叔子反遺焉是舉細故而遺大義曲愈變

怪而忽忘經常也呂伯恭陳君舉猶不失舊物耳

其言物之名義與氣理通貫天未名時蒼蒼焉耳矣

名之曰天何哉蓋出自然也名出于理音出于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此可謂

知語言之情者叔子雖未治小學其徇齊可以達神愜

余舊作文始及語言緣起說論名號音義所由

來後檢閱程氏書適有是說與余同愜而古人未有言之者頗怪叔子不治說文故訓而能道此蓋其聰睿不可及也

弟子或考古文銅

器揚詡張有以明王氏字說之誣則其支流游波故曰程氏之學所包絡者廣也問者曰以誦史爲玩物喪志者辭之學急不已過乎章炳麟曰馳于口耳固所宜裁也夫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宋世嫺博多聞者衆雖裁之故未至于廢史非獨程氏也夫老聃云絕學無憂而仲尼且欲無言告非其人語非其時固不可及王氏恣已欲黜春秋史傳幾于廢閣其徒復駢然爲之于城矣故曰文質不同必論其世

議王

所貴于截削省要者非謂其能從政也謂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所惡于狂者非謂其異聖王多琦行也謂外踳弛而內回衰近觀王文成之化人蓋近黃石公矣夫情性之極計會之微雖空虛若不可以卷握其思理紛紜人鬢魚網猶

將不足方物故墨子之經說荀卿之正名解蔽其介畫察察也夫易言性道者言無分域抱蜀一趣而自以爲徑省是則非學也故心術之精者耳然世人多其成功以爲度越先儒遠甚案其運籌制勝霸清區夏未若鐫基也轉危爲安未若虞允文也威懾彊寇未若种師道也師道少游張載之門唯允文尚亦旁皇程氏基所聞學則朱呂之末師此三子者乘時立功或撓之以致敗而敵多大于小侯俚酋文成擬之則劣矣明世文吏能克敵者韓雖蓋與文成等夷以無學術世人未嘗齒數相提而論寧有短長焉且以文成之學任兵者萬歷以降心學旁魄滿朔南矣而力不能支清虜此爲先師所以制勝者職其少習兵事才氣過人其爲術財得半耳後學才氣服習弗如唐慕其術夫何幸勝之有今世談者頗以東國師任王學國以富強此復不論其世東國者初脫封建人習武事又地陜而性搏固治王學固勝縱治朱呂之言猶自倖也夫其民志疆忍足以持久故藉王學足以粉墨之中國民散性媮久矣雖爲王學僅得如明末枝柱一時其道固不可久且夫本王學以任事者不牽文法動而有功素非

可以長世也觀自文成以後徐階復習其術以仆嚴嵩輔主數年而政理昏惰
子姓恣軼又未能去嵩絕遠此則其術足以猝起制人不足以定天保僕大命
明矣章炳麟曰世之苦朱呂者或貴陳葉或貴王徐將比而同之誠未可也陳
葉者規摹壺廣誠令得志緩以十年勞來亭毒其民知方可任也而苦不能應
變王徐者其道陰鷲善司短長乍有禍亂舉之以決旦莫之勝可任也而苦不
能布政往世蕭何之與張韓其殊能可覩矣人雖彊敏二者固弗能以兼蓄然
效陳葉者闊遠而久成從王徐者險健而速決晚世人人各自以爲鷲桀其誠
慕王徐而虛言思齊陳葉固其所也然其飛鉗制伏之術便習之則可以爲大
佞校其利害之數而陳葉寡過矣故曰所貴于戡削省要者非謂其從政也以
爲用志不紛則敢于直道古之所謂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其本要將在斯也夫材理之辨誠未可亂也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
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故其造
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舉人物志
材理篇語

此皆王學所偏短長也

不尚其敢而多其能從政壹意進取迫而徼幸其不爲外跡弛內回衰者幾何
學有玄遠而無阡陌者可易也有似剗切而不得分齊者可易也王文成之學
所失在乙不在甲矣而世更以虛玄病之顧寧人王而農攻之爲甚寧人學術
近陳呂魏王其異涂無足怪者而農乃本張子厚者也子厚蓋云洪鐘無聲因
扣乃有聲聖人無知因問乃有知非謂其如木石也有不知故有知無不知故
無知故曰聖人無知因問乃有知也此其義近實相矣雖玄遠不爲誕矣有不知故
有知無不知故無知即釋氏起見則有不見不見故能徧照之說辭有反覆耳
聖人無知因問乃有知即釋氏有依他性無自依性之說說皆高遠而亦實相
言之而無阡陌可以從入孰與文成所謂致良知者不下帶而道存乎子厚以理
氣分性其說則枝而理不可刻識顧反近虛言也孰與文成以無善無惡稱性
體者爲知臧識無覆無記故本無善惡乎故曰以文成爲虛玄者非也其言知
行合一者知有節序行有衰次特未有定也定別之則不可以齊槩且夫行者
不專席其在形骸心所游履與其所見采者皆行也心之精爽乍動曰作意未
有不作意而能行者作意則行之端矣是故本其初位行先于知也心所取象

爲之意言然後有思思者造作也取象爲知造作爲行是故據其末位知先于

行也怒斯作氣慙斯頽顏哀斯隕涕懼斯振栗喜斯嫖繇是故別其情態知行

同時也昔者宋趺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莊子天容者思也說文思

或曰欲

也

樂記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史記樂書引之作性之頌也須容古今字皆與欲雙聲對轉相通感物而動記未言其衰次所包甚廣作意者感物而動也

受之順違亦感物而動也思慮造作亦感物而動也受之順違即所謂欲

其言行者得包思慮情態二端文成雖知

其然顧未知行之衰次也夫寂然至定者心所游履與其自證同時

夢中獨頭意識亦然

此非明了之境故不論

感而有情者心所見采與其順違同時舍是二者知行固不能無

先後文成所論則其一隅耳然惟文成立義之情徒惡辯察而無實知以知行

爲合一者導人以證知也斯乃過于剴切夫何玄遠矣哉嘗試論之古者王官

散而爲九流晚世諸子本材性以效王官前民用程伯子南面之任也朱元晦

侍從鄉僕之器也王文成匹士游俠之材也天選其形材以赴用所思終不能

出其位而喙鳴應之夫定性書者順眾而無誠格物論者博觀而無統上者爲

天王辟公下者爲儒生禮官道固當然也夫羣眾所公是者已未必厭也精神

之動心術之流有時犯眾人所公甚誠志悃款欲制而不已者雖騫于大古違于禮俗誅絕于春秋者行之無悔焉然後義不外襲而爲至德之隆諸足以縣羣衆者皆外德也

蒙彭蒙田駢慎到之說以爲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推拍輓斷與物宛轉

莊生推之以爲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己之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譽此與老聃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大上下知有之者豈有異乎

而莊生以爲不知道蓋三子所學皆南面之術不用己則無內心所謂精神之運心術之流者安在乎適爲道之一隅故曰不知道也程伯子定性書亦與此類必與王學分職並行乃爲齊物乃見道之全矣近世多謂文成所學近程伯子此徒據識仁篇所謂不待檢防窮索者則文成有似之耳若夫外絕牽制內斷疑悔此文成之所獨而伯子所無也又其性情言議多不相似性似伯子者莫如陳公甫論似伯子者莫如湛玄明玄明所主在隨處體驗天理文成以爲求之于外玄明言陽明以方寸爲心吾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故以吾爲求外耳觀此則知湛王之異即程王之異也心體萬物而不遺所見遠出文成之上至其爲道則亦南面之術耳

至德者惟匹士可以行之持是以長國家適亂其步伍矣故曰文成之術非貴其能從政也貴夫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

許二魏湯李別錄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少遭金元之亂嘗避地過河陽當暑渴甚眾爭啖道旁梨衡陰樹自若曰世亂梨無主吾心其無主邪亂必定游河雒間從柳城姚樞